

大陸、港澳台以及外籍華人姓名用字的比較分析

錢奠香 李殿臣

暨南大學中文系

人名，既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用來指稱並區別於他人特定的語言標誌，又是民族文化、時代風尚在語言文字層面上的最直接、最鮮明的體現，因此，研究人名有指導社會用字和剖析文化積澱雙重意義。

華人與華夏文化的緊密聯繫首先反映在姓名用字上，但由於居住地的不同、所處的時代不同，這種聯繫的具體表現也有所不同，至於如何不同法，有關這方面的文章還相當少，而建立在調查統計基礎上的論文那就更少了。

本文以中國南方某高校7699個學生姓名為分析對象，按性別分有男生4229人，女生3366人；按國家地區分有內地學生6070人，港澳學生1248人，台灣學生有87人，外籍學生218人（主要來自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），華僑學生76人（主要來自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）。由於台灣學生、華僑學生數量偏少，因此在進行具體分析時，我們分為內地、港澳、和外籍三組，台灣學生併入港澳組，華僑學生併入外籍組（稱「海外」）。這些學生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74～1977年，少數為1971～1973年之間和1978～1979年之間，1970年以前和1980年以後的極少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，這是一段政治狂熱減退、新的時尚尚未盛行的特殊歷史時期，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，人名反而更能體現民族文化的穩固性成分。

本文分為三部分：一、姓名用字比較分析；二、單名、雙名、疊字名以及重名現象分析；三、姓名的文化色彩分析。

一、姓名用字比較分析

（一）姓氏

我國對姓氏的記載和研究源遠流長，但是對實際存在的姓氏至今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。在我們的調查中，共得到272個姓氏，其中複姓有6個，分別是司徒、歐陽、諸葛、劉付、米倉和齊藤。複姓當中以歐陽最多，共有9人，其次是司徒，共有6人，諸葛、劉付、米倉和齊藤各有1人。司徒、歐陽、諸葛自古有之。劉付是廣東西部湛江、茂名一帶的複姓。相傳姓劉付的本姓劉，在遷徙的途中因其父亡而隨母嫁往付家，長大成

人後，為感謝付姓繼父的養育之恩而在本姓後再加上付姓，遂成複姓劉付。這是一個很晚才出現的複姓，所以一般姓氏書上沒有記載。至於米倉和齊藤兩個複姓，一看便知道不是華夏民族的姓氏。還有兩名外籍女生姓名一欄是其姓名的漢譯讀音「諾哈西瑪」、「西蒂查麗」，不在姓氏用字統計之內。

在272個姓氏當中，單姓有266個，顯然佔大多數。但是各姓氏出現的頻率卻不相同，其中「陳」姓出現的頻率最高，共有686次，約佔全部姓氏出現頻率的10%，其次為黃、李、張、林、劉、梁、吳、王、楊等。這十個姓氏共出現3430次，佔全部姓氏出現頻率的44.55%，若再加上何、周、鄭、葉、曾、羅、鍾、蔡、謝、鄧十個姓氏（共出現1238次），則佔全部姓氏出現頻率的60.64%。顯然姓氏出現頻率主要集中在少數大姓上。

我們在調查中也發現一些十分罕見的姓氏，如老、邊、閆、東、植、答、危、冷、初、陽、越、壬、辜、檀、樸、勾、戎、門、友、強、堵、車及鄔等等。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才知道華夏之大，百姓之廣。

（二）人名用字

不計性別，這次調查共獲得人名用字1165個，另外還有47個計算機不能顯示的古僻字。在這1165個字當中用得最多的是「華」，共339次，其次是「文」（256次），再次是「志」（232次）、「偉」（225次）、「曉」（204次）、「明」（174次）、「敏」（161次）、「海」（151次）、「麗」（149次）、「健」（148次）。我們看到，雖然人名用字有一千多個，但使用起來卻相當集中，其中下面所列的82個字就佔了人名用字出現頻率的50.15%，它們是：華、文、志、偉、曉、女、敏、海、麗、健、宇、玲、國、慧、建、小、東、強、輝、永、峯、春、嘉、杰、英、穎、斌、俊、紅、少、艷、勇、錦、鋒、玉、雪、莉、雲、梅、榮、平、毅、軍、瑩、潔、萍、智、丹、雄、飛、浩、慶、儀、芳、欣、劍、霞、超、濤、新、靜、惠、波、美、凱、鵬、琳、芬、淑、堅、陽、生、秀、君、亮、德、暉、娟、瑞、振、思、彬。

如果把性別因素考慮進去，男女人名用字的頻率則有些不同。拿人數最多的大陸組來說，男生用得最多的20個高頻字為：偉、華、志、文、明、國、海、宇、東、健、強、曉、輝、建、鋒、勇、斌、杰、永。而女生卻是：華、麗、敏、曉、燕、玲、慧、艷、小、莉、萍、穎、梅、雪、紅、瑩、霞、英、海、雲。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，「華、曉、海」三個字已經模糊了性別差別，變成男女兩性姓名共用字。其中有意思的是「海」字，在男女人名用字中都屬於高頻字，這也許跟南方的海岸綫較長，人們接觸海的機會較多有關。

我們再看看港澳組和外籍組的情況。港澳組中，香港男生人名用得最多的15個字分別是：文、建、志、健、偉、輝、華、強、宇、明、超、浩、焯、國、龍。澳門為：文、志、健、偉、永、明、強、國、杰、宏、錦、斌、華、榮、建（雄）。外籍男生為：志、偉、文、建、俊、龍、東、智、達（樣本偏少，取9字）。可以看出來「志、偉、文、

健」四個字，無論是大陸組還是港澳組和外籍組，都屬於男性人名常用字。當然，不同地方之間還是有差別。比如「文」字，在港澳組排第一，而在大陸組僅排第四；又如「華」字，在大陸組排第一，而在港澳卻排第十三。在102個外籍男生姓名當中，沒有出現「華」字，但有「龍」字，而「龍」在大陸男生名字中僅排第六十八位。台灣男生雖然只有40人，但「文」字卻出現了3次，「志、華」各2次。也許「知書達理，壯志明偉」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之一。

至於女生，在港澳組中，香港女生人名用得最多的15個字分別是：玲、麗、慧、華、玉、潔、嘉、曉、芳、敏、茵、靜、穎、雁、文。澳門為：華、麗、玲、美、敏、燕、儀、儀、慧、小、少、淑、嘉、雅、英、玉（佩、紅）。外籍為：玲、慧、麗、梅、莉、敏、玉、燕、曉、金（僅取10字）。可以看出，「玲、麗、慧、敏」四個字是大陸、港澳及海外女生人名的高頻字，這也許與女性崇尚美麗、聰慧以及秉承婦女傳統美德的民族心理有關。

二、單名、雙名、疊字名以及重名現象分析

（一）單名與雙名

傳統名字的格式為「輩分用字+名字」，因此人名由兩個字構成，文革以前的人名多以雙名為主，但文革以後，不少人對這老一套的取名方法感到膩味，為求新及易寫易記，人們取名大量取單名。使得文革期間人名單化的比例直線上升。據國家文學改革委員會和山西大學合作的統計，解放後到文革前這段時間單名佔的百分比為8.983%，而文革十年期間單名佔的百分比卻達到27.810%，增加了3倍多。文革後，這一勢頭繼續發展，高達32.494%。

與此相比，我們的調查結果略有差異。大陸學生標明性別的姓名有6049個，單名為1394人，所佔百分比為23.05%，比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山西大學的統計結果偏小。這可能與以下兩個因素有關：（1）城鄉差別。農村取名比較保守，雙名所佔比例大，而城市雙名佔的比例相對較小。這與人們對待新事物的態度有關。（2）我們統計的樣本數量偏少，不足以反映這一時期人名用字的情況。不過後一種可能性不大，因為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山西大學的統計是每地各抽25000人，然後再分解放前、文革前、文革中和文革後四個時期，每段時間的人數6000左右，與我們的樣本接近，且我們的樣本跨越文革後期和改革開放前期兩個時期，照理我們的結果應該大於27.810%才對。

有趣的是，取單名的這一趨勢在各地華人中的表現並不一樣。如香港學生取單名的百分比為15.68%，澳門為5.12%，外籍為5.96%，台灣87人當中，取單名的只有1人。可以說，大陸取單名的這一趨勢並沒有波及整個華人圈。

在取單名的這一潮流中，男女比例有所不同，大體是女生比男生多。如大陸2636名

女生中，取單名的為687人，佔26.06%，而3413名男生中，取單名的為707人，佔20.71%。港澳情況與大陸大體相同。如香港女生取單名的百分比為16.28%，男生為15.15%，澳門女生為7.58%，男生為5.12%。外籍學生的情況有點特殊，女生為4.46%，男生為7.84%。這可能與我們的樣本偏少有關。

(二) 重名

取單名的結果往往是引起重名現象增加，給社會交際帶來不便。這可從下面的統計資料中反映出來。

內地女生取單名的人數有687人，重名有536人，佔取單名總數的78.02%；其中姓名完全相同的有92人，佔取單名總數的13.39%。而在取雙名的1949人中，重名只有485人，佔取雙名總人數的24.88%，其中姓名相同的有121人，佔取雙名總數的6.21%。二者相差很大。

男生的情況大體相同。如取單名的共有707人，重名有585人，佔取單名總人數的75.67%，其中姓名完全相同的有61人。佔取單名總數的8.63%。又如取雙名的共有2706人，重名的有686人，佔取雙名總數的25.35%，其中姓名完全相同的有159人，佔取雙名總數的5.88%，有意思的是在單名的重名中，男生為535人，女生為536人，兩者基本一致，但姓名完全相同的，男生只61人，女生卻有92人，相差近一半。這大概與女性人名用字的範圍較窄有關。由於其他組重名現象較少，不再加以分析。

(三) 疊字名

在所有被調查的名單，疊字名也經常遇到，用疊字法來取名的似乎有不斷擴大的趨勢。比如大陸女生2636人，取疊字名的就有72人，佔總數的百分比為2.73%，香港澳門和台灣佔的比例也有2.04%，海外女生143人，取疊字名的有6人，佔4.2%，疊字名叫起來親昵好聽，多見於女孩子的名字，但是在我們的調查中，也有一些男生取疊字名，如大陸男生中就有11人，港澳台也有3人，分別佔各自總人數的0.32%和0.42%，遠比女生的比例低。

由於能用疊音取名的字一般限於陰平、陽平和去聲三個聲調，加上性別色彩的限制，因此能用疊音取名的字不多。與單字取名一樣，疊字取名也會造成許多重名的現象，如取名「莉莉」的，內地女生就有10人，佔取疊字名總人數的13.89%。取名「玲玲」、「丹丹」和「麗麗」的分別也有6人、5人和4人。僅取這四個名字的女生就佔所有收疊字名女生總數的38.89%，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。由疊字取名而造成姓名完全相同的也有，如「李莎莎」就有兩個。顯然，疊字取名的方法不宜提倡，其中的道理跟取單名是一樣的。

三、姓名文化色彩的分析

人名，是民族文化積澱的一面鏡子，它能折射出民族文化的深層意識，反映不同時

代民族文化的留存與發展。當然，我們所調查的是當代的人名，反映的主要是當代的社會文化意識。不過，透過它們還是可以捕捉到我們民族一些穩固的深層的內質。

(一) 崇剛尚勇、豪邁偉壯的男性社會心理

從人名用字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，「志、偉、文、建」是男性人名中共同的高頻字。此外，「強、杰、海、宇、勇、浩、輝、峰、鋒、國」等都是男性姓名中的常用字。這反映了男性崇剛尚勇、豪邁偉壯的社會普遍心理。在具體的用字組合中，這一意識體現的更加充分。如「偉」字開頭並且重名的名字就有這麼多：偉鋒、偉剛、偉堅、偉軍、偉俊、偉強、偉權、偉濤、偉賢、偉華、偉東、偉雄、偉昌等等。又如「志」字開頭並且重名的就有志鋒、志剛、志高、志海、志江、志宏、志洪、志堅、志輝、志軍、志亮、志龍、志鵬、志強、志權、志威、志偉、志雄、志毅、志勇等等。即使是溫文爾雅的「文」字，在具體的名字中也不總是那麼謙恭畢敬的，如文浩、文杰、文鋒、文勝、文俊、文海、文峰等等。

當然，這種崇剛尚勇的心理多少還帶點特殊時代的色彩。如「國」字開頭的名字：國華、國強、國成、國榮、國威、國偉、國雄、國堅、國棟、國樑、國軍、國權等。又如以「建」字開頭的名字：建國、建華、建軍、建強、建偉、建鋒、建榮、建勛、建輝等。看着這樣一串串的重名，我們似乎又回到當年那段「百業待興」的特殊歷史時期。

(二) 尚美惜珍、聰慧可人的女性心理

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女性尤其，反映在名字上，有關美貌、珍貴的字眼比比皆是。如雪蓮、雪梅、雪艷、雪琴、雪英、雪紅、雪玲、雪芬，又如艷艷、艷萍、艷芳、艷蘭、艷霞、艷娟、艷芬。再如麗麗、麗娟、麗梅、麗娜、麗霞、麗紅、麗冰、麗華等，其他的如婉儀、婉紅、巧雲、瑞玲、秋紅等名字，都反映出女性尚美惜珍、聰慧可人的心理。

除了美貌之外，聰明伶俐的女孩也頗受人們喜愛。因此，「慧敏、慧玲、慧君」「燕飛、燕芬、燕華、燕群、燕顏、燕芸」「穎華、穎君、穎梅、穎欣、穎璇、穎儀」「曉敏、曉慧、曉燕、曉玲」「少敏、忠敏、小敏、麗敏、雪敏」等也常見諸女孩姓名。

以上這些頗能反映性別普遍心理的人名在港澳、外籍學生中也經常碰到。如澳門男生中的「國強、俊杰、偉雄、志剛、志強、炳宏」，香港男生中的「龍杰、偉強、新宇、超華」等都屬重名範圍之內。外籍男生偏少，只有一個「守東」是重名。這些名字所反映的男性普遍心理與大陸是一樣的。又如澳門女生名字「愛梅、嘉穎、嘉琪、美寶、美華、美玲、燕紅、燕華、穎思、玉英、潔瑩」，香港女生名字「淑玲」、外籍女生的名字「雪梅、燕玲」等，所反映的女性尚美惜珍心理與大陸相差無幾。

(三) 傳統觀念在人名中的反映

父母給孩子取名，往往選擇一些具有一定含義的字眼，這些字眼往往表達了父輩對下輩的希望和寄托，如對男孩子取名「剛」、「勇」，對女孩子取名「艷」、「麗」，無非是

希望男孩子長大後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而女孩子則是寄托貌美易嫁的人生理想。因此，人名系統本身就積澱着很多傳統的民族文化，透過人名現象可以窺探到民族文化的深層意識。不過，隨着社會的進步，人們觀念的更新，許多舊的文化意識已經被人們淡忘甚至遺忘。但是，也有一些古色古香的東西依然存在。

〔1〕梅蘭菊竹 開凋不一

梅蘭菊竹屬於華夏民族傳統的雅潔之物，倍受古代文人甚至一般老百姓所喜愛。不過，反映到姓名當中的機會卻不盡相同。比如「竹」字，雖然與「梅」同屬歲寒三友，可是用「竹」字取名的才1人（從金竹，女生），而以「梅」字人名的卻有69人，兩者相差很大。這大概與「竹」字的性別色彩不明顯有關。又如「菊」和「蘭」，兩者同屬花草，可是以「菊」人名的才2人（黃菊、林秋菊），而以「蘭」字人名的卻有36人，這大概跟菊花易見、幽蘭難尋而女性又崇珍尚貴等因素有關。

以「梅」人名的既有港澳生，也有外籍生。如「祀梅珊」即是外籍生。以「蘭」字人名的沒有外籍生。不過，以另一個最能體現傳統文化高雅情趣的「琴」字人名的，卻是大陸、港澳台和外籍五地都有，如「盧韻琴」（外籍）、「杜玉琴」（台）、「石雪琴、廊意琴」（澳）、「馮小琴」（港），但以「琴」字人名的總共才13人。看來，對傳統高雅的審美情趣的認同，大家是一致的。

〔2〕仁義道德 若明若暗

作為傳統禮教的「仁義道德」，早在本世紀初就已經受到猛烈的批判，不過，以這四個字人名的至今依然大有人在。這與下面三個因素有關：一是輩分字中早已有這四個字，而父母仍按傳統習慣給孩子取名，如「道」和「德」字，在傳統的輩分詩中很常見。二是同一個字，不同時代可以賦予不同的涵義。如「義」字，傳統的「義」字是指「父義」，與一種傳統的倫理責任聯繫在一起。而現在取名用「義」字，則極少有人把它和「父義」聯繫到一起。如「茹正義、黃心義、甄義勇」等，就很難把它與父親的家庭社會責任聯繫到一起。三是傳統的東西不一定都不可取。如「仁」字，傳統禮教提倡「君仁」，實際上，「仁者愛人」的寬厚，在今天看來不見得就是一種落伍的德行。因此有賴政仁、李結仁、莫罕仁、許仁宇、談仁杰這樣的人名。

我們發現，一些具有濃厚禮教色彩的字眼今天依然在人名中出現，有些出現的頻率還相當高。如「惠」字和「賢」字分別就有52人、36人取名用到它，且有男有女，有內地的，也有港澳的，甚至海外的學生，如以「惠」字人名的有林穎惠（女，外籍）、廖玉惠（女，華僑）、戴惠添（男，澳門）、葉漢惠（男，內地）。又如以「賢」字人名的有許貴賢（男，香港）、郭偉賢（男，澳門）、江永賢（男，香港）、劉楚賢（男，內地），鄧麗賢（女，外籍）、吳麗賢（女，內地）等。

當然，傳統禮教中也有一些字眼是不合時宜的，如「子孝」的「孝」字，就沒有人拿它當名字。又如「婦從」的「從」字，也只有1位女生拿它當名字（張從容），但其字面意思已

經大大改變，與「三從四德」毫無關係。不過「忠」字有點特別。在這批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初期之間出生的人當中，仍然有21人以「忠」字人名。其中有位1978年出生的內地男生，名字叫「永忠」，至於要「忠」甚麼就不得而知了。以「忠」字人名的有內地生，也有港澳生，如吳忠生；還有海外生，如陳文忠、林志忠、李國忠、林蔚忠(女)等。不過這些「忠」字的含義似乎與當時大陸普遍使用的「忠」字含義不大一樣。

〔3〕富貴發財 難以啟齒

富貴發財作為一種古老的人生價值觀，在今天依然有它的市場。尤其是發財觀念，在今天的商業社會，可以說是深入人心、廣受歡迎了。不過華夏民族向來奉行「言義不言利」的君子之道，因此直接以「富貴發財」人名的並不多，尤其在70年代中期前後那一段比較特殊的歷史時期，以「富貴發財」人名的情況更少。反映到我們的統計數據上，就呈現出內地佔總人數的比例較港澳台以及外籍的為低的情況，分別為0.28%和0.73%，而以「華」字人名的兩者佔的比例分別達到4.61%和3.5%。在這兒，我們又再一次深深體會了華夏民族向來「言義不言利」的君子處世之道。

其他反映古老價值觀的字眼，其命運與「富貴發財」差不多，如「俸祿」的「祿」字，就沒有人拿它取名。又如「福壽」的「福」字，雖然有17人拿它取名，但除去中間輩分字外，剩下的也只有6人。至於「壽」字，拿它人名的就更少了，僅有3人。而以「華」字和「志」字取名的分別達到338人和231人，兩者相差很大。

以上我們分別從姓名用字、取名趨勢和傳統文化在人名中的反映三個角度對大陸、港澳台和海外學生的名字進行了一番分析比較，雖然由於條件限制，有些地方的姓名樣本偏少，但通過分析比較，我們還是可以得出以下結論：

1. 雖然常用的漢字有三千多個，但用於人名的多集中在常用的七、八十個字上，加上單字取名趨勢的蔓延，由此而引起的重名現象嚴重；
2. 文革後取單字名在大陸雖然有大面積擴展的趨勢，但其他社區的華人依然以雙名佔絕大多數，有些地區甚至不受取單字名的潮流的影響，如澳門和海外華人單名佔的比例就遠比大陸的低；
3. 疊字取名目前雖然還比較少，但在不同的華人社區已經佔有一定的比例，同不宜提倡單字取名一樣，這種取名方法也不宜過多提倡；
4. 華人名字中雖然主要反映的是男女各自普遍的性別心理，但對傳統文化觀念多少也有反映，並且在某些方面不同華人社區所反映的觀念驚人的相似，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傳統文化在今天的揚棄情況，洞察傳統文化中的穩固成分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陳建民：《語言文化社會新探》。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第1版。
2. 鄧力群、馬洪、武衡主編：《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》。當代中國出版社，1995年第1版。
3. 王建華：《漢族人名與漢民族文化》、《文化的語言視界》——《中國文化語言學論集》。上海三聯書店，1991年第1版。
4. 游汝杰：《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》。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3年第1版。